

甘肃省博物馆 俄军主编

# 庄严妙相

甘肃佛教艺术展

甘肃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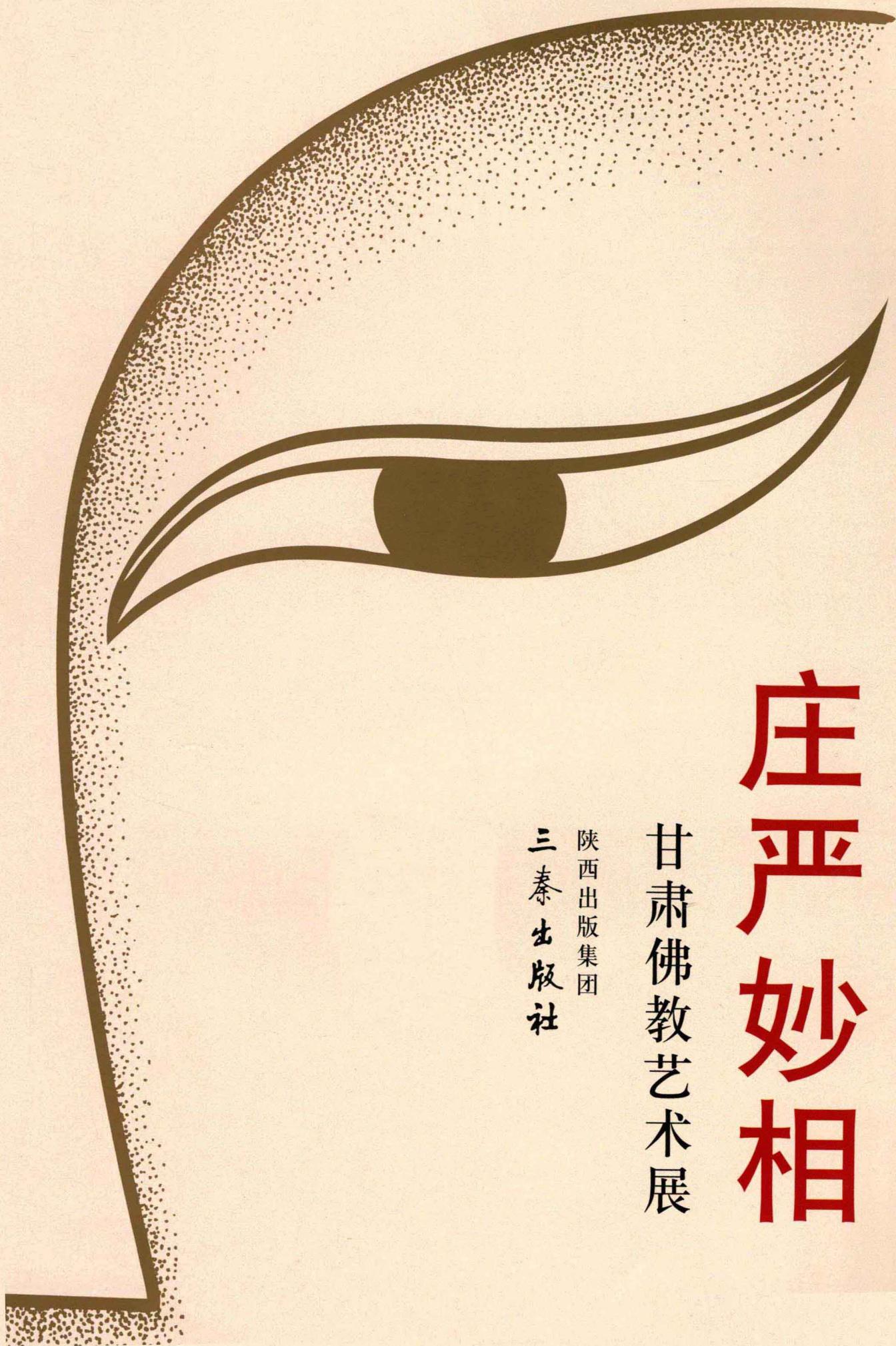
俄军 主编

# 庄严妙相

甘肃佛教艺术展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俄军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0736-911-0

I.①庄... II.①俄... III.①佛教—宗教艺术—甘肃省—图集  
IV.①J1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4148号

## 庄严妙相

——甘肃佛教艺术展

---

主 编 俄军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 编 710003

网 址 www.sqcbs.com

印 制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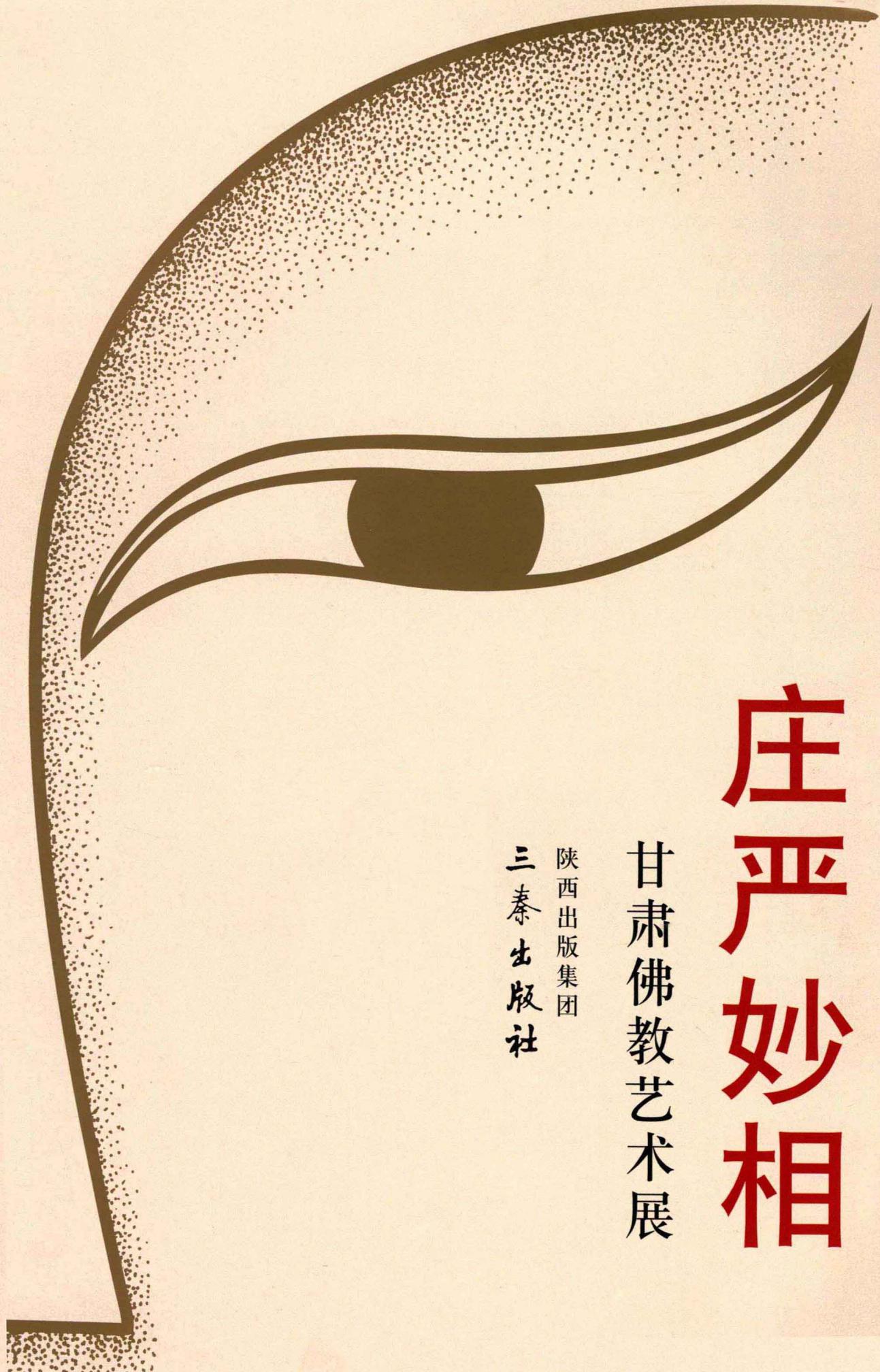
印 张 16.75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6-911-0

定 价 480.0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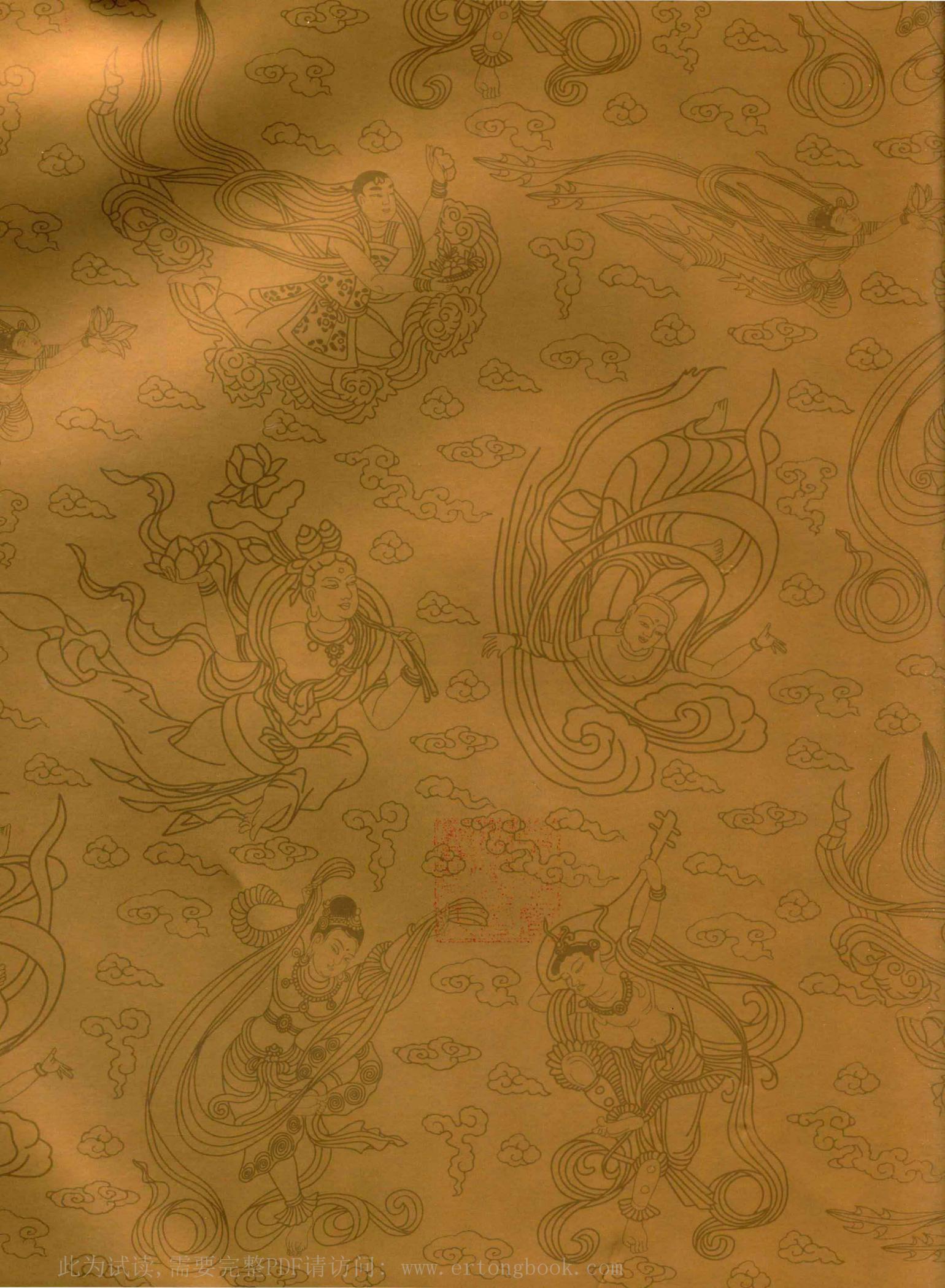
甘肃省博物馆 俄军 主编

# 庄严妙相

甘肃佛教艺术展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图集

主 编：俄 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裕昌 王 勇 王瑞强 尤宝铭 卢 冬 史 册 那 拉 李永平 俄 军 赵广田

张立胜 张 行 张东辉 张建全 贾建威 徐继凯 颀光普 郭晓瑛 韩博文 魏万斗

特邀顾问：初世宾 杜斗城 张宝玺

展览策划统筹：俄 军 韩博文 贾建威

展览内容设计：贾建威 班 睿

展览形式设计：那 拉

展览项目施工：安新龙 王一地

主任编辑：卢 冬

责任编辑：靳 疆

撰 稿：俄 军 董玉祥 张宝玺 王 琦 班 睿 卢 冬

校 对：茹 实 辛 欣

摄 影：赵广田 高蓊生

装帧设计：严钟义工作室



# 序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 周士琦

一年以前，我同甘肃省博物馆的领导和专家交谈佛教艺术展，研究设计方案。2010年6月，布陈面世，得到好评。9月4日，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陈列艺术论坛”在甘肃省博物馆召开之际，与会委员专家参观了《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论坛的题目是“陈列展览的采光照明”，大家对佛教艺术展都给予很好的评价。

甘肃省博物馆精心挑选出的100余件（组）佛教文物，跨越十六国时期至明清1700年的历史，全方位展示了我国瑰丽的佛教文化，这同我们看过的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山西博物院、郑州市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的佛教艺术展都有所不同。

“庄严妙相”这一独具特色的定名是来自馆藏文物“庄严妙相”象牙印文。印钮右边刻：“宣德二年□月□日”；左边刻：“赐刺麻班丹领占”，是明宣宗在宣德二年回赐之财物，对佛教称颂常有“妙缘、妙静、妙青”等，“庄严妙相”点亮了丝绸古道传世佛教遗珍。从“佛法东渐”、“胡风汉韵”、“盛世梵音”、“花落人间”、“花萼同辉”、“敦煌遗珍”六个单元的陈列内容设计，看到了甘肃省博物馆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正是“内容设计是展览设计的基础，是展览能否成功的关键和前提”。展览艺术设计是充分理解和把握展览内容的基础上，在特定的空间内对展品资料进行组合，最终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视觉形态）来表达展览主题和内容，达到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完美结合。

利用甘肃省博物馆三楼有玻璃采光的大厅，将建筑空间转化成佛教艺术的陈列空间，自然光与人工光结合之光环境，恰当地表现佛教文化殿堂，感受佛光普照。

序厅的丝绸之路投影演示、敦煌壁画制作的场景复原、石窟造像、佛塔与甘肃自然环境的衬托，再欣赏菩萨像壁画、供养人壁画、高善穆石造像塔、彩绘一佛二菩萨像等文物，从佛头、发式、表情神态、服饰衣纹、坐姿站相、台座门楣等诸多细部装饰，可以充分领悟佛教经西域向中原传播，在甘肃完成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在结尾的大厅中心复制了北魏阁楼式造像塔，仅存的塔身内五块呈方形石雕叠垒而成，上小下大，各层雕刻佛教故事、一佛二菩萨、弟子、飞天、力士等，大厅平面曲尺形装置的超大转经筒与方塔相互辉映，为观众创造了祈福场景、崇敬体验的情感空间。在陈列厅中看到天空洒下一缕阳光普照大地，可远观其势，近赏其形。这里没有过分的“高科技手段和现代装饰装修”，简约的设计思想得以表现。

我阅读过甘肃省博物馆出版的《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甘肃彩陶》等图录，它的内容、学术价值、文物摄影、装帧印刷、纸张装订等都很好。我想这次佛教艺术展的图录因“庄严妙相”得名，不同一般的文物图录，要反映佛教艺术展的成果，也是这本图书的内在精神，特色品格通过设计形式反映给读者，就是把作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让寻求各种知识的读者在书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

从《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的立意、文物鉴选、主题设计、制作实施，到最终完成展出，请观众真正走进佛教文化殿堂，品味佛教高深的学术、宗教和艺术价值。这一艺术设计实践的巨大收获，是值得永远记忆的。我们对所有培育它、创作它的同行表示崇高的敬意。

真情所感，写上几句是为序。

2010年11月

# 目 录

序言 周士琦.....	5	铜质一佛二菩萨立像.....	59
甘肃佛教发展概述 俄军.....	10	石造像碑.....	61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序厅 .....	16	王令猥造像碑.....	62
前言 .....	22	石造像塔.....	64
<b>佛法东渐 24-41</b>		石造像塔.....	65
门楼力士雕砖.....	28	弥勒佛造像碑.....	68
石造像塔.....	29	千佛碑.....	70
承玄二年田弘石造像塔.....	31	<b>盛世梵音 74-117</b>	
铜质释迦牟尼佛坐像.....	34	石雕观音菩萨立像.....	78
壁画.....	35	铜质观音菩萨立像.....	80
彩绘弥勒菩萨像壁画.....	36	鎏金铜菩萨立像.....	81
马德惠石造像塔 .....	38	鎏金带座铜观音菩萨立像.....	82
高善穆石造像塔.....	40	铜质带座观音菩萨立像.....	83
<b>胡风汉韵 42-73</b>		圣历元年造像碑.....	84
泥塑弥勒菩萨立像.....	44	鎏金带座铜观音菩萨立像.....	86
泥塑释迦牟尼立像.....	45	铜质带座菩萨立像.....	87
泥塑释迦牟尼坐像.....	46	铜质观音菩萨立像.....	88
石雕释迦牟尼坐像.....	47	鎏金铜佛立像 .....	89
石雕观音菩萨立像 .....	48	铜质观音菩萨立像.....	90
石雕佛头像.....	49	铜质带座观音菩萨立像.....	91
石雕佛头像.....	50	铜质水月观音像.....	92
泥塑菩萨头像.....	51	铜佛坐像.....	93
石雕释迦牟尼坐像.....	52	铜质菩萨立像.....	94
泥塑释迦多宝.....	53	铜佛像印模.....	95
铜质释迦牟尼立像.....	56	石雕菩萨头像.....	96
铜质一佛二菩萨坐像.....	58	石雕观音菩萨头像.....	97

彩塑佛头像.....	98	绿釉陶塔.....	142
佛头像.....	100	琉璃塔.....	144
石雕佛头像.....	101	镀金铜阎罗王坐骑像.....	145
梵文彩绘陶塔.....	102	合金金刚杵.....	145
彩绘陶塔式罐.....	104	带座铜质菩萨立像.....	147
釉陶塔.....	105	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148
彩绘宝相花纹灰陶塔式皈依罐.....	106	“庄严妙相”象牙印.....	150
灰陶塔盖.....	107	石雕佛龕.....	150
莲花纹方砖.....	108	鎏金铜释迦牟尼立像.....	152
模印莲花纹方砖.....	109	鎏金铜阿难立像.....	154
开皇元年彩绘石造像碑.....	110	铜质迦叶像.....	155
天宝十二载石窟题记.....	112	铜质无量寿佛坐像.....	156
泥塑一佛二菩萨造像.....	113	鎏金铜药师佛坐像.....	157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116	合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158
<b>花落人间 118-135</b>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59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西夏文佛经.....	121	银质佛像碑.....	160
铜质水月观音像.....	122	铜质韦驮像.....	161
释迦牟尼苦修铜像.....	123	释迦牟尼佛坐像.....	162
瓷瓶.....	124	镀金铜释迦牟尼坐像.....	164
鎏金泥塑佛像.....	125	铜质绿度母像.....	165
铜质金刚铃杵.....	126	镀金铜弥勒菩萨立像.....	166
灰陶塔.....	128	镀金铜胜乐金刚立像.....	167
绿釉陶塔.....	129	合金铜密集金刚像.....	168
绿釉陶塔.....	130	鎏金铜莲花手观音立像.....	169
菩萨坐像墓砖(2件).....	132	鎏金铜十一面观音立像.....	170
雕刻莲花砖.....	134	铜质佛菩萨擦擦模具.....	171
迦陵频伽瓦当.....	134	木雕十八罗汉像.....	172
<b>花萼同辉 136-221</b>		鎏金铜无量光佛坐像.....	182
延祐印本经.....	140	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183
一佛二弟子、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擦擦.....	141	镀金铜旃檀佛立像.....	185
千佛擦擦.....	141	镀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186

镀金铜不空成就佛坐像.....	187	大乘无量寿经.....	234
左旋法螺.....	189	回鹘文写经(1).....	236
合金铜金刚杵.....	190	回鹘文写经(2).....	238
合金铜金刚铃.....	190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239
铜质沙门佛母立像.....	191	陇右高僧名录.....	244
鎏金铜大威德金刚像.....	192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展厅.....	246
鎏金铜十一面观音立像.....	193	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 董玉祥.....	248
铜质胜乐金刚立像.....	194	早期佛教艺术在甘肃的传播与交流 王琦 .....	254
镀金铜白度母像.....	195	甘肃佛教石刻造像中的几处涅槃像 张宝玺 .....	258
铜质迦陵频伽像.....	196	大漠长河孕精灵——甘肃省博《庄严妙相——甘 肃佛教艺术展》观感 赵春贵.....	263
镀金铜本尊胁侍像.....	197	沐浴吉光——甘肃佛教艺术展的自然光设计语 境 程旭.....	265
镀金铜四臂观音坐像.....	198	后记.....	267
镀金铜马头明王像.....	200		
镀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201		
镀金铜观音菩萨头像.....	202		
铜质马头明王头像.....	204		
镀金铜护法神头像.....	205		
宗喀巴传记唐卡.....	208		
铜弥勒说法像.....	214		
铜质尊胜佛母坐像.....	216		
镀金铜上师像.....	217		
铜质菩萨像.....	218		
镀金铜宗喀巴坐像.....	220		
<b>敦煌遗珍 222-243</b>			
法句经.....	224		
甘肃省敦煌写经收藏单位.....	225		
楷书《优婆塞经卷第十》.....	226		
汉文写经.....	228		
吐蕃藏文写经《长寿大乘经》(2件).....	22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四.....	230		
佛说佛名经卷第六.....	232		

## 甘肃佛教发展概述

甘肃省博物馆 馆长 俄军

甘肃位于祖国西部，连接黄土、青藏、蒙古三大高原，境内原始文化灿烂丰富，农耕与游牧民族共存。西凭河西走廊，控“丝绸之路”之咽喉；东藉陇山雄险，屏关中之门户。因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向东主要是经由这条道路传入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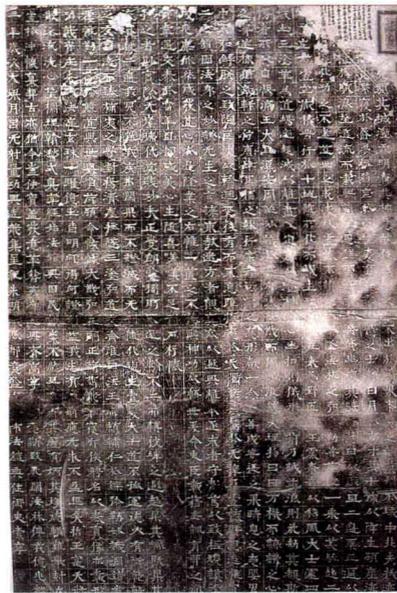
文献中关于两晋以前佛教传入甘肃的记载，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但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敦煌悬泉汉简一枚记有“少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图里七门西入”的文字，指出此简中的“弟子”、“浮图”等字为佛教用语，据此进一步指出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就传入敦煌，并一直在民间流行。至西晋时，有“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敦煌、酒泉、天水等地译经，是中国佛教早期四大翻译家之一。其弟子竺法乘在敦煌建寺延学。东晋时高僧法显经陇西，沿“青海道”，西行经张掖、酒泉等地西去印度，经海路回国，留下名著《佛国记》，内中对当时河西佛教及有关佛教人物多有涉及，弥足珍贵。十六国后凉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被吕光掠至凉州，在凉州活动多年。关中高僧僧肇在这时也西来凉州，与罗什会见。僧肇后来成为罗什四大弟子之一，佛教称其“解空第一”。与此同时，起源于陇南一带的羌族领袖姚氏又在关中建立了后秦政权。姚兴极为崇佛，著《通三世论》一文，在论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存在、因果报应不虚的同时，在天水麦积山开凿一批“三世窟”，以达到“藉像表真”之目的，是麦积山最早的一批石窟。十六国后期的北凉政权，先后于今天的张掖、武威建都。由于北凉王沮渠蒙逊崇信佛教，令高僧昙无讖在凉州译经，故其在凉州译经30多部，其中有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般涅槃经》。沮渠牧犍时，又在凉州译出了巨著《大毗婆罗论》100卷等。当时凉州城内曾有100多人的译场，一时成为中国当时佛经的翻译中心。沮渠蒙逊还下令在凉州城南百里的天梯山中开凿石窟，为母作十六佛像等。因此，北凉境内，佛教大盛，河西走廊僧侣往返，缁素摩肩。所有这些，从有关佛籍

的记载和近现代发现的十几座北凉石塔等文物均可看出。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率领大兵攻下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建立于河西走廊的北凉政权遂告灭亡，但北凉佛教却因北凉的灭亡而四处传播。如被北魏军士掠往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凉州工匠们在凉州高僧昙曜的主持下为北魏皇室开凿了“昙曜五窟”，即今天云冈石窟中规模最为宏大、时代最早的第16、17、18、19、20窟。（图一）此时在北魏王朝中先后担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均是凉州去的僧人。又如，北凉灭亡之后，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沮渠京声，南奔刘宋政权，其在南方“拒绝举，无欲利禄”，专心译经，在南朝译出了《弥勒上生经》等十多部。南朝很多名士都前去拜访，在南朝居士界有很大影响。北凉昙无讖译出四十卷《大般涅槃经》，传入南朝之后，宋文帝令谢灵运与沙门慧观改治为三十六卷，史称《南本涅槃》。因此，经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即人人皆有佛性）之说，为南朝当时正在进行的有关“佛性”问题的大辩论提供了证据，使得“涅槃宗”成为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主要佛教学派。北凉佛教对当时南方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北凉灭亡后，裔部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等率残部西渡流沙，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称王，沮渠安周王高昌近三十年，其在高



图一



图二

昌继续奉佛，近代在吐鲁番发现的《沮渠安周造寺碑》(图二)及有关写经等均可为证。

总之，北凉佛教，向东影响了北魏，向南影响了南朝，向西影响了高昌，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五凉”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因为统治中心的转移，河西的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文献中有关甘肃籍的高僧骤减，甘肃境内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盛况不复存在。但甘肃作为中印文化交流孔道，东西往还的僧人仍然络绎不绝。在北魏文帝兴复佛教之后不久，由于甘肃地区原有的佛教文化传统和某些北魏地方官僚的支持，境内一时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这些石窟自陇东至河西，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丝绸之路”的中段，把当时甘肃境内佛教文化的辉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石窟，虽经 1600 多年的风雨，但仍有遗迹可寻，有些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如陇东地区的合水保全寺、王母宫石窟以及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凿的南、北石窟寺、陇中永靖的炳灵寺、天水的麦积山，河西有东阳王元荣等开凿的敦煌莫高窟中的一批石窟等。此外，在甘肃的陇南、陇中、陇东地区，都曾发现了大量的北魏时期石造像塔、造像碑等。这些造像塔、造像碑中所流行的造像题材和同时期石窟寺中流行的题材一

样，一般为一佛、释迦多宝二佛对并坐、三佛、七佛、弥勒菩萨、七佛—弥勒、维摩诘—文殊像、一佛二弟子、佛传、佛本生故事、菩萨像、护法、天王像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造像塔、碑等往往保留下了供养人像，甚至供养人的车马、奴婢像，有些塔、碑中还保留了供养人的名字、官职和邑人合资造塔等资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甘肃地区佛教仍然兴盛，且逐渐深入民间，愈来愈成为广大民众的主要精神支柱。(图三至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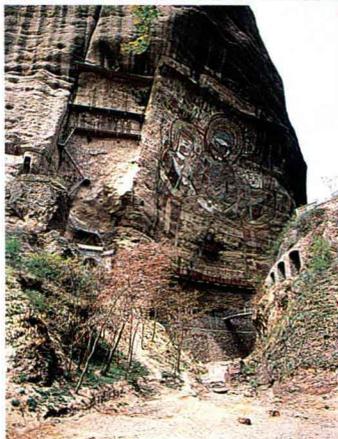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北朝晚期的北周时代是甘肃佛教的又一个高潮时期。由于北周政权建都长安，视陇山左右为腹地，故在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这时均出现了一大批北周时期所建的石窟。如李允信所造的麦积山七佛阁(图九)、尉迟炯所造的拉稍寺(图十)、于义所造的莫高窟第 428 窟等。总之，甘肃境内一些比较大的石窟中，均保存了一批规模较大、造型精美的北周石窟。陇东、陇南、陇中等地发现的造像塔、造像碑中也多有北周文物，且往往为精品。所有这些，都说明北周时期是甘肃佛教的又一个盛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隋文帝统一全国伊始，即在全国三次分舍利建塔，甘肃有秦州、兰州、泾州、瓜州、山丹等先后分到了佛祖舍利，秦州更是两次分得舍利，地位极为突出。隋炀帝时，又西巡张掖，接见西域诸国使者，宣扬国威。由于隋唐王朝的强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河西走廊”一时成为印度僧人东来、中国僧人西往的首选路线。印度高僧达摩笈多就是经河西走廊抵洛阳，受到隋炀帝敬奉；而玄奘也是在唐初经兰州、凉州、瓜州等地去印度，又沿着这条路线回国的。挟此地理优势，甘肃一时又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正因如此，凡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凿有石窟的地方，隋唐时期又继续修凿。敦煌莫高窟即有隋唐石窟数百个，其不但数量多、规模大，艺术水平在某些方面也往往超越前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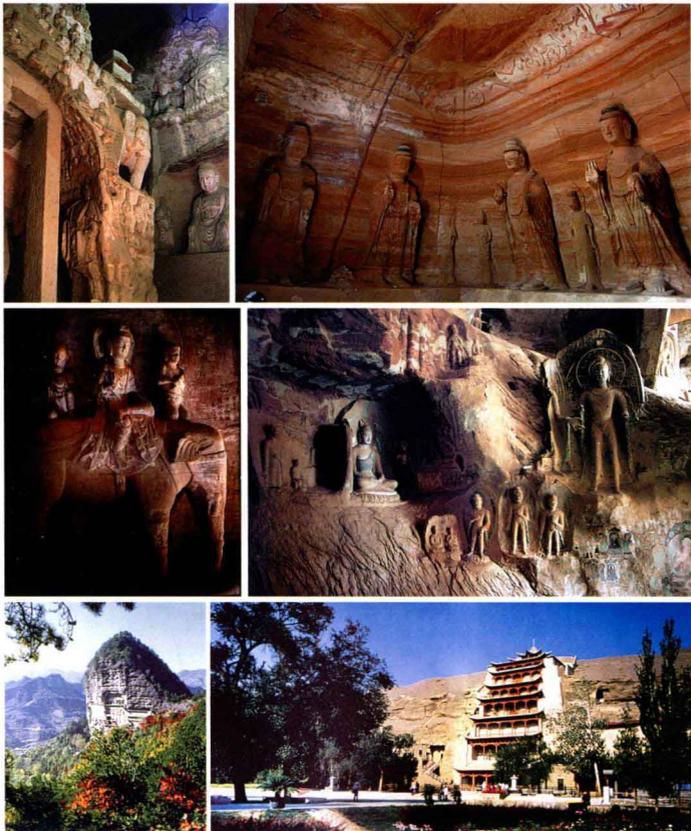
唐武则天时，因《大云经》中有“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的说法，武则天下令在全国立大云寺，颁《大云经》，为自己当皇帝制造舆论，甘肃境



图九



图十



图三至图八



内也不例外。甘肃的泾州、凉州、沙州等地的大云寺等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特别是泾川（泾州）大云寺佛塔地宫，不但出土了石函、金棺、银椁之类，还在琉璃瓶中发

发现了佛祖舍利 14 粒（甘肃省博物馆藏），其石函四周刻有当时名士孟诜所撰的《石函铭》，洋洋数千字，记载了当时重安舍利的经过及参加的官员等重要问题，是至今考古界发现的文字最多、时间最早、作者履历最清楚的一篇珍贵文献；（图十一）凉州大云寺至今仍存；沙州大云寺在敦煌文献中多次出现。从考古学角度看，甘肃境内自东到西所有的三处大云寺的情况，如实反映了武则天立大云寺、颁《大云经》的历史事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隋唐时期，不但是中国佛教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中国化”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佛教的各宗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创立或成熟的。佛教各宗的创建，实际上是中国人以自己的眼光“理解”或“诠释”印度佛教的进一步深入。在这一方面，甘肃佛教也是有特殊贡献的，这就是：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华严宗的建立与甘肃籍僧人密切相关。根据《续高僧传·智俨传》的记载，智俨“姓赵氏，天水人”，年 12 岁时，有僧人杜顺入其家，向其父母求之，父母欣然应允，智俨便成为杜顺弟子。智俨后来师从了很多名师，主要著作有《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答》、《华严一乘十玄门》等著作，对佛教“华严学”有重大贡献，其甚至还造《莲花藏世界图》一铺（应为《华严经变》的一种），“盖葱河之左，古今未闻也”。正因如此，智俨后来被奉为“华严二祖”。换言之，唐初甘肃佛教兴盛的资料不仅仅表现在文物方面，在佛教“义理”（理论）探研方面，甘肃也是走在前列的。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之后，甘肃大部分地区陷入吐蕃的统治。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当地的汉族民众，不但没有废除当地早已流行的传统佛教，反而继续加以利用，只不过是这一时期河西佛教融入了较多西藏佛教因素。关于这一点，从敦煌石窟艺术及敦煌藏经洞文献中都可以看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河西地区实际上成为传统佛教与

西藏佛教相互交流融合的舞台，汉藏民族通过佛教这个“渡人之良津”，其相互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了。也就是说，汉藏民族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能友好相处，佛教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代表这时汉藏佛教互相交融的代表人物有昙旷、摩诃衍等，有关他们的资料在敦煌藏经洞中多有发现。这些人物或讲经治理，或涉足政治，有些还与吐蕃赞普直接书信来往，答疑解惑。在内地广为流行的禅宗，甚至也在这时通过河西地区传入了西藏。

唐末张议潮起兵，结束了吐蕃人对河西多年的统治，是为所谓“归义军时期”。张氏虽称臣于唐王朝，但这时的唐王朝，已无暇西顾，因此“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独立性很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曹氏“归义军时期”，此时已至五代宋初。

五代宋初的甘肃佛教，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块：一个是“归义军”统治下的河西佛教；另一个是甘肃东部地区的宋金佛教。

归义军时期河西佛教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初期受吐蕃影响至深，在敦煌地区还有法成及其弟子的佛教讲经活动，“义理”佛教还存在着，佛教在某些方面还表现为“高层次”的形态。但从张氏归义军后期开始，佛教研习停滞，佛教世俗化倾向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现为：教团实力日益衰落；疑伪经流行；宗教活动世俗化；僧尼人员日益接近俗人；戒律松弛，寺院经营高利贷，僧尼身份日益成为一种职业标志；佛教日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对社会起着道德教化功能；寺院开办寺学，承担社会启蒙教育功能，这样佛教便日益社会功能化、世俗化了。在这种背景下，河西佛教没有明显的宗派差别。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佛学也就衰落了。所有这些都，在敦煌文书中均可找到大量证据。

甘肃东部属于宋、金统治的地区，虽缺乏文献上的记载，但发现的同时代佛教文物很多，如石窟造像、造像塔、金代铜钟等等。通过这些文物和有关地方志的资料，甘肃东部的佛教也迅速地走向世俗化了。值得关注的是，在甘肃东部保留了不少金代佛教石窟造像、铜钟等等，说明在金代的势力范围之内，佛教仍很流行。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陇东地区，过去一向认为是宋代的某些佛教造像、造像塔等，其中应有不少是属于金代的文物。

回鹘时期是甘肃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回鹘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民族曾创造了丰富而绚烂优美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大量回鹘文献和其他古迹。

研究回鹘历史的学者一般把当时活动于我国的回

鹈分为三支，即甘州回鹈、沙州回鹈和高昌回鹈。其中甘州、沙州回鹈主要活动于甘肃境内。公元840年，回鹈迁入河西走廊及西域之后不久，就逐渐地接受了佛教，其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的割据混乱和宋、辽、夏、金势力并存直到元代一统。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回鹈民族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实有赖于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因回鹈各政权凭借其扼据中西交通中的重要位置，以佛教作为维系其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利用其它宗教，如摩尼教、萨满教等。

现在研究回鹈佛教的主要资料仍是借助于考古及回鹈文献的发现，特别是莫高窟等石窟中的资料和敦煌藏经洞中的发现及敦煌地区出土的有关文物古迹。敦煌文书P3637号《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鹈可汗万人状》（写于911年）中曰：“甘州回鹈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具足百岁”，说明甘州回鹈可汗（王）本身就深信佛教。有关回鹈民族信仰佛教的文书很多，此不一一举例。敦煌莫高窟22窟内即有“敕授秦国太夫人天公主是北方大□□□圣天”，55窟有“故北方的回鹈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心）”，100窟有“女甘州回鹈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的题记和供养像等。《新五代·回鹈传》谓，甘州回鹈妻“号天公主”，故上题记中的“天公主”应属回鹈王室成员——回鹈可汗女——归义军曹氏回鹈夫人。这是石窟艺术中反映回鹈民族信仰佛教的资料。所有这些都说明活动于河西走廊地区的回鹈民族贵族已完全接受并虔诚信仰了佛教。

回鹈西迁后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内地佛教的世俗化时期。因此，受内地佛教的影响，回鹈的佛教也逐渐地走向世俗化了。所不同的是，回鹈佛教的世俗化并未导致佛教在回鹈的衰落，佛教与回鹈政权的联系反而更强了。有关此方面的问题，从回鹈境内发现的大量疑伪经等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回鹈佛教对周边政权的影响更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其直接影响了“曹氏归义军”政权。这从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供养人题记、供养人画像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均可看出。

其次，它强烈地影响了西夏佛教。回鹈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译经、讲经等方面。西夏（详见后文）的译经中，有很多回鹈人参与，如回鹈高僧白法信和白智光先后在西夏的元如秉常时期主持西夏的译经，并被西夏授予“国师”的称号。

此外，还有回鹈佛教对辽、金、蒙元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之，回鹈时期，甘肃佛教，特别是河西走廊一

带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且直接影响了河西以外地区，甚至内地。

唐末五代，党项族形成了以拓跋氏为核心，以夏州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将其统治中心由夏州迁至灵武（今宁夏灵武），其子李明德时，夺取河西诸州，并把政治中心迁至兴州（今宁夏银川）。西夏东南与宋对峙，视河西为腹地，河西的凉州城实际上是其仅次于都城的政治、经济中心。

西夏正式立国之后，由于李元昊等历代国王的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立国的近二百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几乎成了西夏境内各族民众的共同信仰，并以国教的地位影响着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值得提出的是，西夏佛教虽然深受内地佛教与周边其它民族的影响，但却保留了极为明显的自身特点。

众所周知，西夏民族曾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因此，西夏境内流行的佛经就不仅仅是从各种渠道流入西夏统治地区的汉文佛经和其它文字的佛经了（如回鹈文佛经）。西夏统治者以国家的力量，组织译场，把从宋朝请回的汉文佛经翻译为西夏文，使我国大藏经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品种——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佛经在考古中发现很多，而且很多西夏译经还保留序文等，是研究西夏佛教的第一手资料。西夏统治者在翻译佛经的同时，还在境内大量修建佛寺、佛塔、安置舍利等。如至今还保存的承天寺塔（俗称银川西佛）（图十二）、宁夏拜寺口双塔（图十三）、武威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图十四）、张掖大佛寺（图十五）等，均说明了西夏统治者对造寺修塔特别是对

图十四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五

安葬佛舍利的重视。从宁夏拜寺口西塔的造像题材我们还可以看出,西夏某些统治者甚至是以转轮王思想理念来弘扬佛教,保护佛法的。正因如此,西夏的佛教文物在甘肃境内出土很多,而且别具特色。如上文提到的发现于武威的《护国寺碑》及张掖大佛寺。前者正面以西夏文记事,背面以汉文记事,其不但是研究西夏佛教的珍贵文物,而且是研究西夏文的绝好资料。张掖大佛寺又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室内涅槃像等。

西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甘肃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末五代以后,佛教在中原一带已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国的西藏地区也由于排佛而结束了佛教的“前弘期”。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却在西北一隅的西夏异军突起,这无疑给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西夏佛教的中兴、佛经的大量译刻、帝师制度的创立以及其境内藏传佛教的发展等,不但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蒙元帝国,而且对藏传佛教的后弘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蒙元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时期。甘肃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早就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众所周知,早期的蒙古民族,一直信仰的是萨满教,但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在征服他国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佛教的力量,于是训诫后世诸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为巩固祖国西北边疆、加强蒙藏民族团结、控制人们的思想,蒙元统治者大力扶植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进入蒙古社会是通过萨迦派法主萨班和八思巴叔侄来完成的,可以说萨班和阔端的“凉州会谈”及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六盘山会见是蒙元时期甘肃佛教史上两次最重要的事件。此后,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帝师,执掌全国佛教,又置宣政院,专门管理包括甘肃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的佛教事务等。由于帝师多为藏僧,且多与甘肃有重要渊源,这就为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和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元代历代帝王都崇信佛教,偏重“西僧”,举办佛事活动频繁,经甘肃到大都的吐蕃僧人络绎不绝。所有这些,无疑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甘肃各地至今还保留了很多的元代石窟、寺院、碑刻等。如河西地区以至炳灵寺的许多石窟中有不少元代壁画、塑像;平凉市的泾川有元镇海寺碑;天水市秦安县保留有元代保国寺大殿等。镇海寺碑文为八思巴文,为忽必烈于1227年的颁旨,诏令皇室、地方官员、军人等要保护镇海寺,不允侵犯僧人及寺中房舍、山水、碾磨等。此类反映忽必烈强烈护佛的碑刻,全国少见。所有这些均能说明元代甘肃佛教的盛况。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统治者虽然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但在汉族集聚的陇山左右等地却仍然流行传统佛教,藏传佛教主要流行在河西、甘南等地。当然,藏传佛教与传统佛教也互相影响,这从河西以及炳灵寺石窟中的一些元代壁画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从政治角度来看,蒙元政府在河西地区的佛教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效,实现了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宋以前的中原历代王朝,无不与地处西部的王国或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与冲突,如秦汉王朝与匈奴、唐朝与吐蕃、西夏与宋等。双方战争持久,各有输赢,中原王朝倍受其扰,但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元朝时期,这一现象消失了,居住在该地区的民族和睦相处,蒙元帝国的政令在该地区畅通无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统治者利用佛教以助其统治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

明代统治者为了“化愚俗,弭边患”,仍然采取了支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同时也利用在内地早已流行的传统佛教。因此,在内地佛教已经衰落的情况下,甘肃境内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依然兴盛。明成祖永乐年间敕赐张掖大佛寺名为“宝觉寺”,宣宗、德宗年间又重修该寺。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又赐该寺《北藏》一部,至今保留完好。宪宗成化年间,又敕修武威海藏寺,赐额“清化寺”。宣德五年赐凉州白塔寺额曰“庄严寺”等。总之,明代在肃州、甘州、凉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寺院,且很多为皇帝赐名,并以皇帝的名义下令当地军民保护这些寺院和寺院中的财产等。清代统治者继承了明代在西北地区的宗教政策,甘肃各地此时也修建、重修了很多寺院。

明清统治者还利用各地的土司,统治辖区人民。这些土司,为了维护其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牢牢地控制着当地的佛寺,借助宗教的力量,实施其政教一体的统治。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如平番县(今永登)的鲁土司。鲁土司本蒙元后裔,元亡归明,被封连城,清仍袭职,共辖民30980多户。其辖境建有多处寺院,每寺有大喇嘛一人,多以土司子弟担任,下有二喇嘛、三喇嘛,分别司财政和经典,还有许多普通喇嘛。凡民间婚丧疾病等事,必须请喇嘛做法事,祈祷诵经。寺院通过这种形式与民众连为一体,佛教成为土司统治人民的工具。今永登连城完整保留了妙因寺等,即为最好的例证。

综观甘肃明清佛教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教合一”制度得到了充分发展。蒙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开始于元,至明时又有了很大发展,进一步成熟了。二是藏传佛教与传统(汉传)